

註⑧ "Food As A Weapon-Will U. S. Ever Use It?", *U. S. News & World Report*, June 2, 1975, p.50

註⑨ "U. S. Food Power-Ultimate Weapon in World Politics?", *Business Week*, December 15, 1975, p. 56

註⑩ *China News*, Feb. 22, 1976

註⑪ "Statement By President Ford"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November 10, 1975, p. 662

註⑫ 同註①。

註⑬ 同註⑧·p. 58

註⑭ 同上。

註⑮ 同註③·p.p. 291—292

註⑯ 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八日，經濟日報。

西半球安全與美國的軍援政策

王建勳

壹 共黨動亂與西半球安全

從一八二二年「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以來，拉丁美洲的安全已成為美國對外關係的重要課題。自一八八九年創立「泛美聯盟」(Pan American Union)至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一直單獨承擔拉丁美洲安全的責任。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來自東西方的冷戰，歐洲共產主義的威脅，美國要加強西半球團結，以一個政治、經濟與軍事聯盟的政策，把拉丁美洲的安全納入北美防衛體系①。一九四七年九月二日，美國與拉丁美洲國家在里約熱內盧簽定相互援助條約(Inter-American Treaty of Reciprocal Assistance)，是為美洲國家軍事合作的理論基礎②。美國對西半球的防衛已使「門羅主義」擴大。

一九五九年一月，古巴的赤化，其可能助長拉丁美洲各國的革命運動，不僅西半球的安全使美國更感憂慮，美國在拉丁美洲的重要利益亦面臨威脅。因而「拉丁美洲的恐懼呼聲」③，使美國在一九六〇至一九七〇年，曾以十億美元用於對抗古巴共黨的顛覆。但事實上，「拉丁美洲的危機」並沒有完全消除。

西半球安全與美國的軍援政策

主要的原因乃是來自於拉丁美洲本身的複雜問題。因為進入一九六〇年代，拉丁美洲各國間的經濟壁壘、人口膨脹、農業及社會不能改革，仍不斷加深着拉丁美洲地區普遍存在的貧窮與落後問題。拉丁美洲對外輸出的減少，開發資金的不足，拉丁美洲國家的經濟都面臨危機。尤其是外資的擴張、貿易赤字增加與外債的重壓，很多拉丁美洲國家染上可怕的通貨膨脹。共黨藉口反對資本主義，其所製造日趨嚴重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混亂，更助長了拉丁美洲各國的共黨動亂。從一九六一年拉丁美洲各地共黨山區武裝叛亂，到一九六九年拉丁美洲各國的學生暴亂，美國曾感到極大的困擾與壓力。一九六九年美國總統尼克森派特使洛克菲洛(Nelson A. Rockefeller)前往拉丁美洲二十個國家訪問之際，拉丁美洲的反美風潮已進入相當危險的情況。所以勒克菲洛向尼克森提出的一百卅七頁的報告書中指出：目前拉丁美洲風行的民族主義、馬克斯主義和反美風潮，可能會產生幾個卡斯楚(Fidel Castro)④。在他列舉拉丁美洲經濟、社會和政治情況日漸嚴重地惡化時，他說：美國與西半球其他國家的特殊關係劇烈惡化，拉丁美洲國家貧窮和政治不穩定而產生日益不滿情緒，導致愈多的拉丁美洲人民以美國為「代罪羔羊」。他認為在經濟與軍事方面受共黨集團支援的卡斯楚，對西半球安

全所構成的嚴重威脅，對美國實為困難問題。為了解除美國的危機和進退維谷的困境，他提出多達八十項的建議。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加強軍事合作，增加美國對拉丁美洲的軍事援助；派軍事及技術代表團加強拉丁美洲國家軍事人員的訓練、改善拉丁美洲國家的軍事裝備，出售更多的飛機、艦隻和其他武器⑤。

勒克非洛的警告與建議，首先引起美國國防部的注意。美國國防部隨即增強了巴拿馬運河區美國南方指揮部（Southcon）反共黨顛覆的特殊軍事戒備。但是由於越南戰爭的影響，美國國內的反戰浪潮，已不允許美國再以單獨軍事活動直接干預拉丁美洲國家的內部動亂。美國戰略與政策的改變，美國不僅是協助拉丁美洲國家防制國際共黨侵略，而亦要保護拉丁美洲國家的內部安全⑥。所以美國改用一個軍事、政治、經濟整體作戰的新戰略，提供對拉丁美洲的軍事援助。美國來自於此一作戰目標的軍事援助計劃，就是協助拉丁美洲國家政府的軍事組織與加強軍事人員的訓練。使各國的軍事活動，不僅在組織與技術上增強作戰能力，並且在政治、經濟與教育上，亦能擔負起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而有效的負起抵抗共黨顛覆的任務。此一新戰略，美國不僅曾有系統的在智利使用，並且亦逐漸的適用於其他地區的開發中國家。

貳 美國對拉丁美洲軍援政策的演變

美國對拉丁美洲的軍事援助計劃是開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當時是爲了抵抗「納粹」和「法西斯主義」威脅而建立的。此一軍事援助計劃，就是美國在一九四〇年代以租賃、契約等方式，向拉丁美洲國家提供軍事裝備，以交換美國在該地區輸入具有戰略性重要原料及使用某些空軍或海軍基地⑦。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東西方冷戰所造成的緊張情勢，美國乃改變以往租賃或契約方式，而擴大了對拉丁美洲的軍事援助。一九五一年美國依據美洲國家「相互援助條約」保障西半球的安全，以抵抗蘇俄對拉丁美洲國家的滲透與顛覆，而解除對拉丁美洲國家的武器禁運，促使拉丁美洲國家的軍事現代化。至一九五九年，美國國防事務助理國務卿紹夫（Charles H. Shuff）在衆院作證時，亦曾以蘇俄在拉丁美洲沿岸及加勒比海地區的潛艇活動已使西半球的完全蒙受威脅爲理由，解釋何以美國以大量軍事裝備提供給拉丁美洲國家⑧。

然而一九六〇年代初期，美國對於拉丁美洲的社會科學理論已開始新的轉變。一九六二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教授裴耶（Lucian W. Pye）即指出在拉丁美洲那些民主政治發展緩慢而無效的落後國家中，以軍事爲主要的政治結構，已成爲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關鍵⑨。所以他認爲當一個國家必須面對騷亂與顛覆危機，不可避免的軍人爲了國家的生存，可能會出而干預國家政治或接管政權。當時美國抵制古巴共黨的「革命輸出」已成爲美國西半球戰略的一環，因而裴耶的理論亦就成爲美國國防部保衛西半球安全政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份。所以在一九六二年「古巴飛彈危機」以後，甘迺迪政府對於拉丁美洲的軍事援助計劃，很快的又有改變。從加強拉丁美洲國家的軍事訓練上，從而使美國的軍事援助計劃，由對西半球的防衛轉爲協助拉丁美洲國家的內部安全；從對拉丁美洲沿海的防衛、反潛艇作戰，轉爲抵抗國際共黨的滲透與顛覆和「卡斯楚主義」影響下的共黨游擊戰鬥爭。一九六三年甘迺迪總統在這個基礎上，首次對拉丁美洲的軍事援助提供了反顛覆的軍事裝備和特種軍事訓練。至一九六七年詹森總統時期，美國給予拉丁美洲更廣泛的軍事教育與軍事訓練，而使美國軍事援助計劃中四分之三經費用於維護拉丁美洲國家的內部安全。就在一九六七年，美國國防部長麥納瑪拉（Robert S. McNamara）在國會作證時說：美國國防部對拉丁美洲軍事援助的第一要務，就是在保證拉丁美洲國家的內部安全上，繼續增強拉丁美洲國家軍事、警察及安全人員的力量⑩。

到了尼克森總統時期，美國對拉丁美洲的軍事援助計劃，仍在這些新的理論基礎上發展。一九六九年四月，尼克森在「拉美同盟」成立六十九週年紀念時，而對所有拉丁美洲國家的外交官，宣佈「進步聯盟」已徹底失敗。因而尼克森政府對於拉丁美洲的軍事援助，首先就考慮到拉丁美洲的經濟與社會在一個動盪不安的情況中是無法獲得持久的進步。當時美洲事務助理國務卿梅耶（Charles A. Meger）即曾鄭重呼籲：拉丁美洲的經濟、社會改革以及經濟發展的目標，與政治穩固的程度兩者間的發展是有著極密切的關係⑪。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勒克非洛向尼克森所提的報告中，亦特別指出拉丁美洲各國的政治不能穩定，影響拉丁美洲國家在謀求經濟現代化發展上，非但不能達到預期的目標，反而造成更多的混亂。他認爲在這種情況下，很少拉丁美洲國家能够賦與其經濟和社會系統的足夠進步與繼續維護民主政治的精

神。影響所及，拉丁美洲國家不停的軍事改變，顯示多數國家已不再重視民主政治制度，而是如何維護國家的安全。所以勒克非洛解釋說：在某些拉丁美洲國家的軍事力量已經必須要干預國家政治始能保證政治與社會安全，美國對於那些軍事政府，就必須要廢止以往的不承認原則，而與已控制了拉丁美洲三分之二地區的軍事政權攜手合作。如果美國能克服以往的偏見，即可使拉丁美洲所出現的新軍事政府，在配合其傳統的社會與經濟發展政策上出現一個新的局面^②。

這些重要理論，在尼克森總統時期，不僅已成為華盛頓擬訂軍事援助計劃時所必須優先考慮的條件，並且美國國防部亦借助這些理論來確立美國對拉丁美洲地區的軍事戰略。一直到今天，美國對拉丁美洲的軍備援助、軍事訓練，都是基於拉丁美洲國家的軍事、政治與經濟等整體發展的目標上所形成的一個有效的軍事援助計劃。

叁 拉丁美洲國家的軍備競賽與美國的武器禁運

由於越南戰爭的影響，拉丁美洲不停的軍事改變，以及拉丁美洲民族主義風潮對美國私人投資的威脅，美國國會不斷削減對拉丁美洲的軍事援助，至一九六八年，美國對拉丁美洲的軍事援助，總額只有七千三百萬美元。此不僅使美國國防部與拉丁美洲國家軍事領袖間的關係逐漸疏遠，而歐洲國家軍事裝備却乘虛而入。亦因為美國對拉丁美洲國家的軍事援助經常不能滿足拉丁美洲國家的需要，並且在軍備贈與、租借以及購買上有着極嚴格的條件限制，而引起拉丁美洲國家轉向歐洲購買現代化武器。一九六八年六月，祕魯首先與法國簽訂一項為數達三千六百萬美元的合作，向法國購買十五架幻想型(Mirage-5)超音速噴射戰鬥機。而後智利、阿根廷、烏拉圭、哥倫比亞、委內瑞拉等國，亦爭先向歐洲購買現代化軍事裝備。其所引起拉丁美洲國家的軍備競賽，更招致美國國會不滿。美國國會為抵制拉丁美洲國家擴充軍備，一方面不斷削減對拉丁美洲的經濟援助；一方面抨擊美國國防部的軍援政策，而以一個武器禁運法案限制美國出售現代化武器給拉丁美洲國家。武器禁運法案第四條，禁止貸款予「武器改良系統」的大多數購買武器的開發

中國家。而該法案第卅三條又特別限制所有對拉丁美洲國家各式軍事援助（除去軍事訓練），每年不得超出一億美元（但如果總統認為美國安全受到威脅時，此兩項限制即可解除）。因而多年來，美國為避免拉丁美洲國家使用緊急社會計劃款項，用於更新軍備的浪費，而限制拉丁美洲國家祇能購買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武器，已引起拉丁美洲國家對美國的武器禁運表示非常憤慨。為加強美洲國家的軍事關係，美國國防部為了重新獲得美國對拉丁美洲國家的武器供應，曾領導一次增加出售軍事裝備給拉丁美洲國家的運動。因為武器出售與軍事援助一樣，都是藉以加強美國與拉丁美洲國家軍事合作的重要關鍵；當拉丁美洲國家陸續購買美國的武器，必然在零件的供應、技術的援助等方面增加對美國的依靠，而成為唯一不可或缺軍事裝備的來源。同時，當很多拉丁美洲國家在尋求獲得現代化武器，以象徵他們國家的力量，而美國為保證拉丁美洲的軍事力量，繼續維持美國在拉丁美洲的勢力範圍，爭取對拉丁美洲的武器出售，更是華盛頓努力的方向^③。所以為了取消國會的限制，華盛頓亦必須要向國會力爭。前美洲事務助理國務卿梅耶曾以強調美國限制武器出售，可能造成拉丁美洲國家大量進口歐洲的武器，向國會要求解除對拉丁美洲的限制^④。但是美國國會仍以阻止拉丁美洲國家的軍備競賽為由，而予以拒絕。一九七一年五月十八日，尼克森總統對國會的報告中，再度提出武器禁運法案第卅三條對拉丁美洲武器供應一億美元的限額，已阻礙了美國對拉丁美洲國家所需軍事裝備的供應，是必影響到拉丁美洲的安全。所以他要求美國必須出售武器給拉丁美洲國家。兩個月後，尼克森在武器輸出最高限額和貸款條件的自由運用下，以一個臨時措施增加對拉丁美洲國家的武器供應。一九七一年六月五日，尼克森引證一個新的拉丁美洲安全，聲明美國將出售超音速噴射戰鬥機(F-15E)給阿根廷、巴西、智利、哥倫比亞、委內瑞拉等國家。不久華盛頓即以優惠貸款與拉丁美洲國家分別簽訂購買武器協定。在一九七〇至一九七一年會計年度，拉丁美洲國家購買美國軍事裝備總額已超出一億一千四百萬美元。一九七二至一九七三會計年度又升高到二億二千八百萬美元。

雖然華盛頓有限度的增加對拉丁美洲國家的武器輸出，但事實上仍未能滿足拉丁美洲國家的需求。並且由於出售武器國家的相互競爭，華盛頓仍在要求國會解除對拉丁美洲的武器禁運。一九七三年五月，尼克森總統的國會

拉丁美洲國家的軍備與軍費支出比較表

(1974年)

國 別	人口數量	軍 隊 數 量 正 規 軍 與 後 備 軍	軍 費 數 額 1974 (百萬美元)	國民生產值 1973 (十億美元)
阿 根 廷	24,640,000	正 規 軍 : 135,000 非 正 規 軍 : 19,000 警 察 : 11,000	1286	71.8
玻 利 維 亞	5,460,000	正 規 軍 : 24,000 非 正 規 軍 : 5,000	35	01.0
巴 西	10,430,000	正 規 軍 : 208,000 非 正 規 軍 : 150,000	1207	63.3
智 利	10,430,000	正 規 軍 : 60,000 非 正 規 軍 : 30,000	213	18.3
哥 倫 比 亞	23,950,000	正 規 軍 : 632,000	117	11
古 巴	9,110,000	正 規 軍 : 116,000 非 正 規 軍 (國 家 安 全 人 員) : 10,000 民 兵 : 200,000 邊 防 軍 : 3,000	290	4.5
多 明 尼 加	4,550,000	正 規 軍 : 15,800 非 正 規 軍 : 10,000	36	2.3
厄 瓜 多 爾	6,960,000	正 規 軍 : 22,300 非 正 規 軍 : 5,800	52	2.6
墨 西 哥	56,380,000	正 規 軍 : 362,000	423	50
巴 拉 圭	2,760,000	正 規 軍 : 14,900 安 全 部 隊 : 8,500	19	1
祕 魯	15,370,000	正 規 軍 : 54,000 民 兵 :	226	8.2
烏 拉 圭	3,040,000	正 規 軍 : 21,000 非 正 規 軍 : 22,000	61.1	2.7
委 內 瑞 拉	11,730,000	正 規 軍 : 39,500 非 正 規 軍 : 10,000	337	16.2
薩 爾 瓦 多	3,900,000	正 規 軍 : 5,130 非 正 規 軍 : 3,000		1.262
瓜 地 馬 拉	5,640,000	正 規 軍 : 11,200 非 正 規 軍 : 3,000		2.480
蓋 亞 那	790,000	正 規 軍 : 2,000 非 正 規 軍 : 2,250		0.281
海 地	5,290,000	正 規 軍 : 6,550 非 正 規 軍 : 14,900		0.602
洪 都 拉 斯	2,870,000	正 規 軍 : 9,600 非 正 規 軍 : 2,600		0.856
尼 加 拉 瓜	2,110,000	正 規 軍 : 7,100 非 正 規 軍 : 4,000		1.073
巴 拿 馬		正 規 軍 : 11,000		

資料來源：The Military Balance 1974—1975,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Londres.

咨文就指出拉丁美洲國家在過去四年中，向法國、英國、西德、加拿大、意大利、荷蘭等國所採購的軍備已超過十二億美元，比他們在美國購買的多出六倍。他說：若干拉丁美洲國家可能希望減少對美國的依賴，並且發展軍事供應品的其他來源，但是造成歐洲在這方面的優勢，乃是出自美國加諸於自己的種種限制；如每年出售軍事裝備的最高限額，以及限制出售軍事裝備的信貸交易^⑮。

顯然的，一向對拉丁美洲武器供應的美國已落在四個主要武器輸出國家之後。一九七三年歐洲出售了約廿億美元的戰略物資給拉丁美洲國家。尤其是一九七四年二月祕魯向蘇俄購買價值約八千五百萬美元的武器，包括兩百輛中型坦克及小型飛彈(D.C.A. SAM-7)，更驚嚇了美國^⑯。所以儘管美國國會仍拒絕改變武器禁運政策，一直到一九七四年十二月，美國國會對出售武器給拉丁美洲國家的限制都沒有解除，但華盛頓在武器輸出最高額和

貸款的條件上已不再受國會的約束。除了對那些急需需要使軍備現代化的國家提供更多的軍事裝備，並且同意在未來十年中，將以更多的軍事裝備出售給拉丁美洲國家。這些國家有：

巴西：將購買卅六架超音速噴射戰鬥機（Northrop F-5E “Tiger”）和六架教練機（F-5B）。全部價款為一億美元。

智利：將購買十八架超音速噴射戰鬥機（F-5E），十六架反游擊戰鬥機（Cessna A-37）。全部價款七千二百萬美元。

祕魯：將購買廿四架反游擊戰鬥機（A-37），另外廿四架超音速戰鬥機（F-5E）仍在商談中。

厄瓜多爾與委內瑞拉均將以其石油收入向美國購買大批現代化軍事裝備。

但是美國增加對拉丁美洲國家的武器輸出，並沒有緩和拉丁美洲國家的軍備競賽。自祕魯向蘇俄購買武器，並有大批蘇俄軍事顧問進入祕魯，智利就認為祕魯有意奪回太平洋戰爭（1879—1883）所失去的領土，所以聖地牙哥在一九七四年間即向美國和歐洲購買了價值約二億美元的戰鬥機、坦克和軍艦。而玻利維亞唯恐祕魯與智利爆發邊界戰爭，亦急於向外購買現代化軍事裝備。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厄瓜多爾亦跟著擴張軍備。凡此都顯示拉丁美洲國家的軍備競賽，不僅在他們長久不能解決的邊界糾紛上容易引起衝突，並且大量的軍事預算，已影響了財政平衡與經濟發展。一九七三年智利軍事政變以後的財政與經濟繼續惡化，以及一九七四年哥倫比亞的外債已達有史以來最高峯，六百廿四億比索。這些都是很好的例證。因而美國國會對於再度引起的拉丁美洲國家軍備競賽更加不滿。而招致美國國會認為「美國軍援顧問團（MAAG）的工作，已由分配美國贈與性的軍援而變為推展美國軍火生意。指出此與國會反對鼓勵外國之間的武器競賽政策不相容。在一九七五年由衆院通過的卅六億軍援法案中，即特別附加條款規定世界各地所有四十九個美國軍援顧問團，須於一九七七年九月卅日關閉」。

肆 美國對拉丁美洲軍援的成效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的一段期間，拉丁美洲的軍事獨裁者，除了阿根廷的貝隆（Juan Domingo Peron），大都是保守派的與美國保持友好關係

。但是由於他們反對民主，而經常引起美國國會的不滿。從一九五六至一九六一年，拉丁美洲的軍事政權相繼的減少；一九五六年尼加拉瓜的軍事獨裁者蘇慕薩（Anastasio Somoza）被刺殺，阿根廷的貝隆被推翻，一九五七年哥倫比亞的軍事獨裁羅哈士（Rojas Pinilla）被推翻，一九五八年委內瑞拉的貝萊士（Marcos Perez Jimenes）被推翻，一九五九年古巴的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被推翻，一九六一年多明尼加的杜瑞樂（Rafael Trujillo）被刺殺等。在這段期間裏，顯示拉丁美洲各國的軍人已不再扮演任何重要的角色。而亦因為華盛頓在以往對於拉丁美洲的軍事獨裁，經常採取一種不確定的態度，而成爲一九五九年古巴獨裁者巴蒂斯塔垮台的一個重要因素。來自於古巴赤化的教訓，美國與拉丁美洲的軍事關係才轉向一個新的階段。基於西半球的安全，美國對拉丁美洲國家軍事力量的支持，無形中提高了軍人在拉丁美洲的地位，拉丁美洲國家的軍人與美國亦產生了一種特殊的關係。

此一特殊關係的形成，主要是美國對拉丁美洲軍人觀念的改變；認爲拉丁美洲國家要從一個傳統而落後的政治結構走向現代化是有很大困難。於是軍人要求一個有效的政府，而出保護國家的安全與利益，軍人干預國家政治容易受到鼓勵。而古巴的赤化所促使拉丁美洲軍人的警惕，亦是近年拉丁美洲國家軍事政變頻繁的主要原因。因而從一九六〇年，美國對於拉丁美洲的軍事援助開始轉變，使美國對於拉丁美洲的軍事援助不再重視物質，而強調以心理作戰來防止鄉村中的農民去參加共黨游擊隊。基此而發展的美國對拉丁美洲的軍事援助計劃，其中最重要的一部份就是加強對拉丁美洲的軍事訓練與教育，使拉丁美洲國家的青年軍官能依照一種新的任務獲取政治、經濟與社會問題的經驗。所以從一九六〇年代開始，美國的軍事援助計劃更鼓勵了拉丁美洲國家的軍人直接干預國家的政治。如一九六五年多明尼加軍人鎮壓共黨動亂，一九六四年巴西軍事政變推翻左傾的古拉（Joao Goulart）政權，一九七三年智利軍事政變推翻阿萊德（Salvador Allende）的社會主義政權，都與美國此一軍事援助計劃有關。

因爲拉丁美洲國家的軍人已担負了新的任務；以前的軍人是爲了防止外來的威脅，而今天的軍人是經濟與社會的發展和反顛覆宣傳。美國對拉丁美洲的軍援計劃，除了出售武器和軍事物資之外，大規模的軍事訓練即成爲美

國用以抵抗國際共黨滲透與顛覆的主要政治工具。因而美國派往拉丁美洲國家的「軍事援助顧問團」的任務亦一天天的加強。美國對拉丁美洲國家的軍事訓練是分三個階段：其一是就地訓練，由派往當地的「軍事援助顧問團」和機動小組負責執行。其二是特種軍事教育訓練，由美國軍事學校和巴拿馬運河區的特種軍事學校進行。其三是高等軍事教育，由美國高等軍事學校進行。從一九六〇年至一九七二年，美國國防部已經在美國和巴拿馬運河區的軍事學校訓練了六萬一千三百廿九名拉丁美洲國家的官兵。其中巴西有七千五百六十八名，智利四千九百卅二名，秘魯五千七百八十五名^⑭。美國的軍事訓練目標，主要是針對拉丁美洲國家的經濟發展與內部安全，所以訓練與教育課程，特別注重經濟與社會發展，反顛覆、反城市暴亂以及社會安全維護等。

無疑的，美國對拉丁美洲的軍援計劃中給予拉丁美洲國家更廣泛的軍事教育與軍事訓練，是為拉丁美洲各地共黨山區游擊隊逐漸消滅的原因之一，而亦使很多拉丁美洲國家建立了良好的軍事力量。例如哥倫比亞自一九六一年以來的共黨動亂，其所面臨的顛覆威脅，一九六四年，哥國政府曾使用陸空軍大舉清剿共黨游擊區（Marquetalia）的武裝叛亂份子，但結果並未成功。而後經由美國的軍事訓練，才加強了哥國的軍事戰鬥功能。而今哥倫比亞經由特種軍事訓練和裝備精良的七萬人部隊，已是拉丁美洲抵抗共黨顛覆的最好一支軍事力量。智利與烏拉圭亦是一樣，雖然智利沒有共黨山區武裝叛亂，但在一九六四至一九六八年間，智利接受美國和巴拿馬運河區的軍事訓練人員，僅次於巴西和秘魯，佔第三位。所以多年以來，在共黨合法活動中，智利的軍人已成爲維護國家安全的主要力量。以往烏拉圭二萬名沒有良好訓練的軍隊是一支沒有有效的軍事力量。至一九六七年已有一千五百名軍官和警察人員接受了美國反游擊作戰訓練，迄今已壓制了共黨的城市暴亂。此外，玻利維亞、秘魯等國亦同樣得力於美國的軍事訓練，而免除了共黨顛覆危險。

美國軍援計劃的負責人彼特（Ray Peet）將軍曾說過：「這種軍事訓練代表一種特別生產的投資。因爲它可以加強美國與拉丁美洲國家的同盟友好與軍事間的密切合作，而使美國與拉丁美洲國家在同一目標上來維護西半球的安全^⑮。所以美國軍事援助計劃中的軍事教育與軍事訓練，期能促使美國與

拉丁美洲國家的軍事關係發生特殊的成效，亦是一個重要的目標。當前拉丁美洲國家的領袖、部長、軍事首長、參謀長及情報機關首長中，有一百七十人是出身於美國高等軍事學校。擁有五人到九十人不等的一百七十七個美國軍援顧問團，負責管理軍援事務、訓練計劃、購買武器談判、軍事理論以及政治宣傳等，亦普遍的對拉丁美洲國家發生影響。因爲美國軍援計劃的款項不足，很多美國軍援顧問團均受到美國軍火製造商的資助，以便於他們生產的武器能在拉丁美洲大量推銷。如此，不僅促使美國軍援顧問團與當地政府的密切關係，並且在反顛覆的觀念與執行上亦能合作無間。

伍 美洲國家軍事合作的近況

近年來，由於美國軍事援助所加於拉丁美洲軍人的新任務，更影響了拉丁美洲政黨政治的衰落，軍人領導國家政治已成潮流。但是當前拉丁美洲的軍事政府，對於解決經濟與社會問題的方法並不完全一樣，往往亦影響著他們對美國的態度。此外，有些拉丁美洲國家對美國的軍事關係仍心存顧慮，唯恐對美國軍事關係的加強，可能會影響國家主權削減，並容易引起大國干預小國內政。這亦是美國近年所倡導的集體安全措施，經常遭到阻礙的原因。一般而言，集體安全與不干預政策是很難併行不悖。美國爲避免引起拉丁美洲國家的不安，只能按照拉丁美洲國家不同的情況，提供不同的軍事援助。因而美國對拉丁美洲的軍事援助亦有著不同的差別。就如阿根廷和其他拉丁美洲國家一樣，其軍事亦屬於美洲安全系統；亦是相互援助條約的簽字國，但是美國對阿根廷的軍事援助遠不及對巴西和智利爲多。在一九六〇至一九六九年，阿根廷有兩千名軍官在美國軍事學校和巴拿馬運河區接受反顛覆訓練。一九七〇至一九七一年，阿根廷向美國購買武器約達五千萬美元，但是阿根廷與美國的軍事合作仍保持著相當距離。阿根廷自一九二三年發展軍事工業以來，迄今已稍具規模，在未來軍事發展上不願意受到美國的箝制。自一九六四年美國要以巴西作爲維護南美洲安全的支柱，使巴西能承擔南美洲國家安全的任務，亦使阿根廷不滿。所以阿根廷是南美洲國家中，最後一個依據美國軍援計劃簽署軍事合作的國家。並且當時還遭到國內大多數軍官的反對。他們避免使阿根廷的軍事受到美國的控制，而拒絕向美國採購武器。一九六七年，當巴西向美國購買一百輛（Buildog型）坦克的時候，阿根廷

廷即不接受美國所提供的五十輛坦克。不久阿根廷即退出美國軍事援助計劃，而向歐洲尋求軍事合作。阿根廷首先與法國合作製造一百輛 AMX——13 型戰車，與西德合作建造兩艘潛艇，此外還有裝甲車、海軍裝備及交通器材。目前已有一個法國軍事合作代表團常駐阿根廷，以繼續合作製造戰車和訓練幻想式噴射戰鬥機的飛行人員。一九七三年貝隆 (Juan Domingo Peron) 東山再起，曾企圖恢復對美國軍援談判，但由於軍方的反對，使阿根廷仍繼續引進歐洲共同市場國家和共黨國家的資金來發展阿根廷的軍事工業。再如加勒比海的海地，美國從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三四年協助海地建立海軍，成為加勒比海一支有效的海上防衛力量。但至一九五七年杜瓦利 (Francois Duvalier) 取得政權以後，對美國不表信任，乃大量削減正規軍，而以民兵來維護他的政權。美國對海地的軍事援助亦因此中斷。一九七〇年杜瓦利去世，其子柯勞地·杜瓦利 (Jean Claude Duvalier) 繼任總統，美國始恢復已停止十年的軍事援助，協助海地重建海軍，以維護加勒比海的安定。協助海地軍事訓練，以抵抗共黨的顛覆，使海地與美國再度的軍事合作。

近卅年來，雖然美國對拉丁美洲的軍事援助已使美國的軍事理論深深的影響着拉丁美洲國家的軍事發展，但是今天美國的財政活動與拉丁美洲國家間已成爲確立相互關係的重要關鍵。拉丁美洲國家的軍人對美國的態度亦受到美國軍事援助數量的影響。並且由於國際情勢的演變，大多數拉丁美洲國家都自認是開發中國家，是接連於第三世界的國家，美國與拉丁美洲國家的關係，已不像一九五〇年代美國在廣大外交支持下所建立的相互援助的理想。如一九七四年聯合國大會以一百廿票對六票通過墨西哥所提爲了保護天然資源、對外國企業國有化，以及限制多國公司發展的「權利與義務憲章」，拉丁美洲國家一致支持的態度，已經影響了美國與拉丁美洲國家未來軍事合作的發展。所以儘管一九六〇年以後，多數拉丁美洲國家與美國軍事合作，但在爭取經濟獨立、保護國家利益方面，拉丁美洲的軍事或少數民主政府，均試圖在美洲國家體系上採取多元主義，進而廢止相互援助的里約條約。這顯示美國在西半球集體安全的建設上愈來愈見困難。

註① Edwin Liew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hallenge To Security in Latin America, Mershon National Security Program, The Ohio University," Pamphlet Serie no 4, April 1966. p. 13.

西半球安全與美國的軍援政策

註② Ibid p. 80.

註③ John Gerasi, "The Great Fear in Latin America", Macmillan, New York. 1963.

註④ Nelson A. Rockefeller, "Quality of life in The Americas", Department of Stats Bulletin, Dec. 8, 1969, p. 507.

註⑤ Ibid, p. 515.

註⑥ Le monde diplomatique, "La Strategie Militaire apres le Vietnam" Mar.5 1974.

註⑦ Edwin Liewen, "The Latin American Military" (美國參院外委會檢討美洲進步同盟聽證會證詞)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D. C. 1969. p. 113.

註⑧ 一九六九年美國衆院財委會檢討外撥法案聽證會證詞。

註⑨ Lucian W. Pye, "Military Development in the New Countries", MIT. 1962, p. 31.

註⑩ 一九六七年美國衆院外委會檢討外撥法案聽證會證詞。

註⑪ Charles A. Meyer, "U. S. Military Assistance Policy Toward Latin America",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Aug. 4. 1969. p. 101.

註⑫ Rockefeller, OP Cit, p. 515.

註⑬ Michael T. Klare, "The Pentagon Bleeds the Third World Within The Progressive" SIPRI, Stockholm, 1974. PP. 21—25.

註⑭ Meyer, OP Cit, p. 102.

註⑮ 一九七三年五月三日尼克森總統國會咨文，美國新聞處中譯本第一三五至一三六頁。

註⑯ Feb. 27, 1974, AP. vpi washington.

Feb. 27, 1974, Le Monde.

註⑰ 美聯社華盛頓一九七六年二月七日電。

註⑱ Donnees Sur l'aide militaire et les ventes Militaires

à Etranger, Departement de la defense, washington D. C. p. 13.

註⑲ 一九七三年美國參院外委會檢討外撥法案聽證會證詞。

(一九七六年二月廿日脫稿)